

活在同一塊土地！

香港中國人的宗教意識素描

周景勳

戲真戲假真真假假人間風雲原是幻

臺前臺後前前後後世事煙波一場空

楔子

我看了德蕾莎修女《一條簡單的道路》一書中的一篇「不管怎樣，總是要•••」的詩歌，我覺得這篇詩歌很能勾人心弦，激發心感，喚醒心志；這首詩歌的內容如下：

人們不講道理、思想謬誤、自我中心，不管怎樣，總是愛他們；



如果你做善事，人們說你自私自利，別有用心，不管怎樣，總是要做善事；

如果你成功以後，身邊盡是假的朋友和真的敵人，不管怎樣，總是要成功；

你所做的善事明天就被遺忘，不管怎樣，總是要做善事；

誠實與坦率使你易受攻擊，不管怎樣，總是要誠實坦率；

你耗費數年所建設的可能毀於一旦，不管怎樣，總是要建設；

人們確實需要幫助，然而如果你幫助他們，卻可能遭到攻擊，不管怎樣，總是要幫助；

將你所擁有最好的東西獻給世界，你可能全被踢掉牙齒，不管怎樣，總是要將你擁有最好的東西獻給世界。（註一）

總之，我將這篇詩歌與不同的人分享，所得的回應雖不能代表香港中國人的心態，卻能給我一些深邃的反思，幫助我作一些思想上的整合和探討。

現將一些不同回應的內容綜合於下，作為反省的參考：（註二）

年長者或有深度信仰的人回應說：「寫這詩歌的人心境大而且寬，能包容接納一切，很有愛心；他是有信仰的人，如果可以實踐出來，他將是一位聖人。」

一些年青的中學生回答說：「這詩的內容教人做善事，無論在甚麼情況下，總叫人做好。」

「詩的內容很理想，實踐上是很難做到的；尤其在香港這個人情冷暖不定的社會，這是不太可能的。」

「在香港以金錢掛帥、經濟蓋頂的思想下，我們不談這些不切實際的話；這是超然的精神留給宗教人士、慈善家、教育界的人去談吧！」

「金融界中所講的都是投資的競爭，實在好似上戰場一樣，鬥得你死我活，大吃小，……所謂：

『人不爲己天誅地滅。（註三）』」

「……很好，但……只是幻想……。」

還有其他不同的回應，但總括來說，使筆者的感覺是：香港的中國人很現實，有急功近利的短線享樂心態，不願吃虧和犧牲，自掃門前雪，物質享受與金錢萬能的思想纏繞心靈，但又怕年青人學壞的矛盾心理等。另一方面，香港中國人有一份「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豪情，這份豪情用於享樂上便顯得「盡情」行樂；若用於慈善事業上便會因事濟遇的表達慷慨的激情。

不管怎樣，時代是不斷地在變化中運轉，人心也在變，社會亦在變，「變」成了人生命的動力，香港的中國人的應變能力也很強；於是，在面對自我個性的意識和主體的價值上也會因時際遇的轉變而改變，即所謂「識時務者爲俊傑」。然而，在時際不明朗的社會中，轉變常包括了思想和行動方面的，常在社會的政制不穩定、經濟有波動而失去公信力時，個性意識和主體價值對於自己存在的狀態，會產生焦慮和危機感；但焦慮和危機感並不保證使

香港中國人產生有效而深刻的反省，在政治和宗教體系上也不能確定爲自我的存在建立一套完備的意識形態，在經濟體系上往往沒有一個獨立生存的意念和落實於自由經濟的政治策綱中，而改變政治社會和香港中國人的生活，於是，使香港中國人變爲無文化根、無民族心的一族。

宗教意識與價值思想

所「意識」實在乃指人對自己的心理狀態和人在生命活動時所伴隨的知識，且能經驗到自我的活動可以給生命帶來對自己和對象的認識；以及可以分辨出一個人的行爲有無價值，如一個人能意識到自己正在爲善還是在作惡；能知覺到自己的價值。（註四）至於價值思想乃是人用以衡量事物和行爲的標準，故在哲學上必須回到基本的問題上：人是甚麼？人透過對自己存在的瞭解，知道自己的本質，也瞭解自己的發展能力和目標。其後又問：世界到底甚麼？人便自然地對世界要有認識，知道世界

存在的本質意義；於是，人明白到自己所存在的世界除了自然世界外，尚有人的世界即是社會，人便也要知道人類社會的發展。故價值體系就透過人與世界的關係，和在社會的發展中所展開的系統，在其內指導人的行爲判斷。因此，在哲學上的價值思想便指向「真、善、美」的目標，於是在不同的層面上有不同的價值取向，作為人的行爲指導和規範：認知價值：尊重中國傳統的文化思想和西方的科技。

經濟價值：重視發展香港社會的資源平衡。

政治價值：尊重生存的自由平等與民主動力。

社會價值：重視人權地位與民生福利。

宗教價值：尊重宗教自由與宗教對話的互惠社會。

道德價值：重視人行爲發展的品德及人際關係的共融。

成就價值：重視立德、立功、立言上對社會的貢獻。（註五）

於是，當我們談到宗教意識時，我們也同樣地問一個宗教的基本問題：神是甚麼？人與神的關係又如何？為香港的中國人來說，自然受到中國傳統的祖先崇拜、民間信仰、儒、釋、道等宗教的影響，加上西方傳來的宗教，以基督教為主的薰陶，形成了一個多元化的神世界和宗教觀念。縱然，香港的中國人有部份人是表明自己沒有宗教信仰，但在接受教育、或在整個香港社會宗教氣氛的導引下，都知道「宗教」的存在，而且也意識到「宗教」乃導人向善。宗教團體透過教育、社會服務等事業造福社會大眾，藉以強化人的生存意識，繼續肯定和維護宗教自由，尤其在近二十年來，香港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孔教、道教和佛教六宗教團體組成「香港六宗教領袖座談會」表達了宗教的交談和共融，彼此尊重合作，為社會大眾謀求幸福，這種神聖的使命感，也幫助香港中國人追求生命的理想價值目標，把握個人的生活的根本意義，尋找生命的終極關懷。

因此，當我們談香港的中國人的宗教意識時，必然要瞭解其意識的背景歷程，香港社會的多元化的思想，以及在經濟掛帥下的香港中國人的價值觀和心態與動機。

中國本土文化的宗教遺傳

香港自從一八四二年南京條約後，便割讓給英國，直到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才回歸中國，期間香港的轉變很大，但都是以中國人為主的社會，保持了中國本土文化的傳承，尤其是原居民，在家族上的聯繫以祠堂為中心的祖廟，保持著傳統的祖先崇拜及民間信仰的風習；另一面就是香港的水上人，在宗教上也意識到生存的安全而流露出對天后娘娘與媽祖的崇拜。這類的宗教崇拜都是一代傳一代的家族教育，成為家族中所有的人面對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的依歸和信仰活動。（註六）

影響香港的中國宗教復興的有兩次的大移民潮。其一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和平期間，中國大陸

有很多人移民香港；第二次的移民潮在五十年代初期，中國大陸被共產黨專政統治下的逃亡潮。在這兩次的逃亡潮中，從中國大陸來港的人中有儒教學者、佛教人士、道教人士，於是推動了儒道佛三教在香港的發展，給香港的中國本土化宗教奠定了今日的基礎。孔教在香港推動儒家的道德教育。道教發動民衆的公益事業，如發展嗇色園、黃大仙廟便是個標記，還有圓玄學院、青松觀等。佛教的寶蓮寺及大佛、志蓮禪院等都帶動了香港中國宗教的氣氛。至於民間宗教的車公廟也成為宗教遺傳的一個名勝之地。這些都深深地紮根在香港中國人的心中，於是，普羅大眾在傳統宗教的氛圍下，自然也會在「通勝」中尋找生命的命運論，成為人生變化無常的問題提供解決的方法，也為人生提供保證、支持和安慰。還有，在求神、問卜、命相、風水中，獲得解決難題和改運的希望。（註七）由是，香港的中國人，無論是工商界、漁農界、警界等，都保留著中國本土的宗教遺傳。

西方基督教宗教引進普及的教育

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教各派）在一八四二年隨著英國政府來到香港，向中國人傳揚耶穌基督，告訴人有關神愛世人，願與人分享真善美的人生，為香港中國人打開希望的門檻。由是，天主教來到香港，從事三大類的主要工作：牧民、教育、社會福利。

牧民：這是直接的傳教和宣揚福音的工作。負責

牧民工作的人除了神父、修士、修女外，教會也推動了教友牧職、終身執事，也鼓勵信仰小團體和善會的積極推廣，更借助傳播媒介宣揚教理。其他亦有監獄的探訪、為菲律賓來港工作人士提供牧民傳教服務，大陸來港新移民的關懷服務等。

教育：天主教在香港辦學已有一百五十年的歷史，為香港培育各方面的人才。教育乃是為實踐和推廣宣揚福音的使命；教會辦學的目標乃訓練學生在德、智、體、群、美上有全人的教育，尤其在人

格的道德教育上要求更高，以配合耶穌愛人的精神。整體上言，尊重學生的信仰自由，訓練學生在智能上和人格上的健全發展。由於辦學歷史悠久，為社會不同階層的人直接或間接灌輸了神聖的宗教價值觀和意識感。

社會福利：天主教的明愛中心及一些修會團體及慈善機構，為香港提供了家庭、幼兒、青少年、成人、老人、弱智人士、戒毒者、新移民、工友和難民等不同的服務，還有醫療服務等。

至於基督教、如聖公會、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中華基督教會、浸信會、信義宗、五旬節聖潔會、救世軍等教會都從事了教育、社會服務、醫療服務、傳播事業、出版社等，給香港社會培育了很多人才，且幫助教友們面對社會種種的挑戰，以慈愛和公義積極參與社會行動，與香港居民體現休戚與共，好能成為建設社會的一股重要動力，更促進居民在社會轉變期間保持團結合一，面對一切困難，與香港所有的基督宗教團體共負一轍，宣揚主愛，見證福

音，維護宗教自由，強調民主參與，導人歸主。一

(註八)基督教引進普及教育，做福社會人群；同時，在教育上潛移默化地將宗教的意識如種子般，播種在香港的年青人心中，久而久之，在教育與宗教的平衡上便獲得大眾的接納和欣賞。

報恩的宗教意識

香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大陸的移民潮期間，普羅大眾的生活都很清苦，家庭計劃還沒有推行，兒童的增長率很高，做成了生育兒女，卻無能力教養，社會上的棄嬰特別多；又加上戰爭的禍害，製造了很多孤兒。於是，修女團體以莫大的愛心，建立孤兒院，收養和教育棄嬰及孤兒，或提供地方讓小孩子們參加主日學，使小孩子不致在街道上流浪。這種愛心的服務深深地感動了被收養和接受供書教學的棄嬰及孤兒；也感動了一些社會人士；於是，宗教的結合也潛藏在人的心中，使之激起對教會的報恩之情。

從救濟品到信仰的宗教意識

在五十年代下旬及六十年代上旬，香港的經濟不但影響了民生，加上從大陸蜂擁而來的移民潮，貧苦的市民在生活上難有飽餐；教會鑑於這種情況，向歐美教會求助，獲得很大的支援，運來麵粉及生油。教會為幫助教友便派發麵粉和生油，同時也製造麵條等救濟教友。於是，有很多貧苦大眾為了生存，也為了麵粉而加入教會，就在當時的十年間，加入教會的人數急速上升。因此，「麵粉教友」的稱謂便形成，指那些為了救濟品加入教會的教友，他們的信仰知識不高，宗教意識亦低。

當香港的經濟好轉，市民生活水平提高，生活富足時，「麵粉教友」的宗教意識和信仰表達便有不同的轉化：

(一) 放棄基督的信仰，恢復中國傳統的家傳信仰。

(二) 為了創業賺錢，自求多福，不再信仰任

何宗教。

(三) 充滿報恩的宗教意識，感謝教會的幫助，感謝神的眷顧，也教育子女有關神的信仰。有些朋友更不斷地在教會內接受信仰培育，而服務教會。

(四) 透過救濟品的機緣，改變了自己人生觀，使自己積極地投入信仰的希望中，創新自己的思想和踏上愛主愛人的道路。

潛藏心中的宗教精神的認同

香港的中國人雖受西方思想的薰陶，實質上在香港的生活中，依然保留著中國傳統的節令和風俗習慣，於是中國人習慣在初一、十五或特別的節令中都會敬天拜祖，誠如錢穆教授所言：在每個中國人的身上都流著中國五千年歷史文化的血。由此推論，亦可說在每個中國人身上都潛藏著中國傳統上的敬天拜祖的宗教情操。事實上，在香港的中國人比較「市儈」，故對神明的表達也有利益交換的思想；因此，每年的年初一至初十五，爲了求福或還

神的人會到廟堂上香拜拜；清明時則爲慎終追遠的敬祖；盂蘭節是人多積陰德的日子等；這都是中國人心中一份潛意識的宗教精神的認同。

另一種潛藏人心的宗教價值的認同就是普羅大眾對宗教團體辦學的肯定，尤其是某部份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學校，都是現今家長們切願送子女們就讀的學校，因爲在大家的心目中，教會學校不會教壞學生；在正確的宗教氣氛下學習的學生，心靈較爲安寧等。

美化人生歷程和強化生命希望

宗教信仰不是一套理論、而是要以信心和愛心落實在人的生活中，與生活作一個美好的整合，給人的有限和軟弱的生命帶來希望，以化解人因老病死及生活困難之苦所形成的絕望，使人在「苦」中依然保持心靈的平靜，以掙脫自然存在的束縛，並且與超越的眞理成爲一體，而眞理使人獲得自由，(註九)於是，人在眞理的自由和希望中，因信心

和愛心美化自己的生命，使心靈更顯平靜與安寧。無怪於蔡元培於一九一七年期間提出「以美學代替宗教」，認為美學擁有宗教好的一面，都沒有宗教壞的一面，故是宗教最好的替代品。在這情況下，

蔡元培沒有分清楚，藝術與美學所表現的祇是景物、感情或心境，卻沒有宗教那一份淑世救世和轉化人心以超越生死的精神，所以梁漱溟提醒人：藝術的確有宗教的性質，卻不是宗教，就好像人的對話可以很有詩意，可是卻不是詩一樣，若以一個有宗教信仰的人來說，宗教超越了生與死，顯然是在藝術領域之外的。（註十）

同樣地，在香港的中國人中，有些人認為宗教只是裝飾品，可以美化自己的生命，尤其在人生歷程的婚嫁階段上，能穿上潔白美麗的婚紗，手執花球，兩人手牽手地踏在紅地氈上，喜樂地步入聖堂舉行婚禮，就是最美麗的了，卻沒有反省婚姻在宗教上那一份相親相愛、白頭偕老、不能拆散的神聖意義。亦有些人以宗教為安慰品，能幫助人在痛苦、

困難時找到安慰和希望；亦有人為了死後不下地獄獲升天堂而信仰宗教，也有人信教是為了死後有隆重的宗教儀式和下葬於宗教墳場，好在尋回生前失落了的希望和需要，務使自己安心。

物質重於精神的追求享樂意識

社會是由人所組合而成的，社會的變遷也意味著人思想的轉變，生活方式的轉變；事實上，社會與文化是一個錯縱複雜的整體，各不同部份是互相影響和互動的，任何一部份有變化，便會牽動其他部份。因此，社會的經濟結構有所轉變時，人的價值觀念也隨之而變；社會的政制有所變更時，社會的結構、價值體系、人的思想等也自然有所變動，宗教團體也會因著社會、經濟、政治、人心的價值觀之變化而作出應變。天主教會在梵帝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後，最明顯的結果就是帶來了一個更積極關懷社會的教會，但在物質享受和環保的要求下，人的心靈似乎很難找到平衡，教會的道德價值與物質

社會的道德寬容不易取得協調。於是人爲了生存，便一面適應變遷，一面又抗拒變遷；一面保存因有的傳統道德規範，一面又要投入社會物質變化的享樂要求，實在是兩難處境。（註十一）

香港社會的經濟由六十年代的貧窮，到七十年代的復興，期間中國大陸的經貿逐漸開放，爲香港帶來了極大的刺激，使香港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變成亞洲的四小龍之一，香港市民的經濟力量和平衡收入也走在世界的前端，因此，在這樣的物質富盛的轉變下，人爲了改變自己的生活，便致力於賺錢，生活富足便學習享受，人的心靈便充滿著計劃如何發達，擁有更多的金錢物質；於是，能滿足心底需要的不是清靜平寧的生活，而是擁有更多的金錢物質，多姿多采的生活享受便是心靈的需要，這種心態做成人心靈的不平衡，尤其是中國人要「面子」、要「表現」以展示自己的財富和身份，但「面子」可以摧殘人性，是狹隘自尊意識的變態表現，也是一種内心空虛的自我欺騙。（註十二）然而，

表面上看來，金錢換來的享樂能否填補心靈的空虛？這是值得反省的，活在香港繁榮社會的一角，便有著一群這樣的人。

由於整個社會風氣都向著繁榮邁進，這個繁榮不是內心德性的繁榮，而是社會經濟物質的繁榮，活在這樣的社會中，物質競爭、貿易競爭、連教育上的競爭等都指向金錢的富足，人心自然也物質化了，宗教上的精神生活也變成物質的附屬品，也成了在自己空閒時的消遣、生命的次要目標。

結論：危機轉變爲超越

我們同是活在香港這一塊土地上，我們同是中國民族的子孫，我們也同是在這個時代，在同一天空下的舞台上，演著同一齣戲，但我們扮演不同的角色。這一齣戲無論真真假假，舞台上的前前後後卻會因生命的過去而過去和改變。這究竟是永恆還是變幻？我們卻不必追問，因爲生命在宇宙生生不息的大流中也許只是曇花一現，爲甚麼我們不能盡

心盡力地將生命的燦爛與美麗赤裸裸的完全開放出來？生命是掌握在人自己的手中，不論貧富貴賤，真善美總是蘊藏在我們的心裏。我們應在這短短的人生歷程中，一步一步的走，告訴自己，我要活出我的真我面目，活出一個愛的生命，用愛充實自己的生命，用愛豐富自己的心靈。

上面所素描的只是一些生命現象，和宗教意識在不同時代和境況的展現。縱使今日環境如何惡劣，我們也要努力保持生命的平衡與內心的和諧；縱使今日的環境如何富裕，我們也不可使自己的心物質化，更不可出賣自己的心靈。人要學習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整合自己的生命，宗教意識可以幫助人提高生命的警覺，從自我為中心的框框裏跨越出來，將生命栽種在中國文化的根中，吸收由根部輸送來的文化氣息，活出民族情誼，活出「真善美」的價值目標和生命的整合

——慈悲是自我教導的整合
——格律是生命成長的整合

——寬恕是人與人改過自新的整合
——從容是心靈清醒回應的整合
——仁愛是生命與生命融通的整合。

註釋：

一・高志仁等譯，德蕾莎修女《一條簡單的道路》，立緒文化事有限公司，一九九六年版，頁169。

二・所有閱讀過這詩歌的人都沒有預先告訴他這詩歌的作者是誰。先讓他們作出回應後，才告訴他作者是德蕾莎（印度德肋撒）修女。書中的分享，錄自加爾各答兒童之家希舒·巴滿牆的標示。

三・「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句話已變成一句自私自利、自求利益而不顧別人利益的口號。但這句話的正確觀念乃按儒家思想所言的「為己」乃在「修德」上，如「君子求諸己」之意，筆者按儒家修德的思想註釋這句話的意思乃是：

人不爲自己多積（陰）德，便會遭到天誅地滅的結果。

四・布魯格編著，項退結編譯《西洋哲學辭典》，國立編譯館，一九七六年，「意識 63」，頁 100-101。

五・陳明仁撰，《先秦儒家價值思想中天人觀念的演變》，臺灣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一九九一年，「意識形態與價值思想」與「論題說明及方法」，頁 6-8。

六・馬曉宏著，《天、神、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造神運動》，國際文化出版公司，一九八八年，頁 18-23。「天地祖先的信仰是中國古代社會的主要信仰，除此之外，影響著人們社會生活和生產活動的還有衆多的鬼神信仰。……其實鬼神信仰並未指出天地祖先信仰的體系，而是天地祖先信仰的補充。所謂鬼神，也就是除天地祖先之外的一切神祇，大到日月山川，小到潭溪墳丘，再加上『最爲小鬼之神』的所

謂灶、奧之類。」

七・勞寶霞記錄，「中國民間宗教才是中國人的主流信仰——訪中文大學宗教系教授歐大年」，《明報》宗教版，一九九七年一月十八日（星期六）D8 版。

八・香港天主教社會傳播處編著，《香港的宗教》，聖神研究中心、香港天主社會傳播處聯合出版，一九八八年，頁 6-43。

九・參閱《聖經》，《若望福音》第八章 31-32 節。

十・陳榮捷著，廖世德譯，《現代中國的宗教趨勢》，文殊出版社，一九八七年（民七六年），頁 282-284。

十一・《社會變遷與教會回應》（交流會論文集），公教教研中心出版，（張家興主編）「教會與變遷」克拉華著，甘淑萍、張家興譯，一九九六年，頁 4-17。

十二・劉再復、林崗合著，《傳統與中國人》，三聯書店，一九九零年，頁 329。